

周长发

“子 云” 辨

贵刊1987年第3期百家园刊登“曲解古人意，何曾期子云”一文，认为张景岳《类经·序》：“后世有子云其悯余劳锡之斤正焉”中的“子云”不是指杨雄。理由是，“杨雄并非医学家，怎能对医学著作妄加评论，而锡之斤正呢？况且历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数众多，景岳何必舍此而求诸杨雄等轩岐之学的门外汉？”“子应释为老师，有道德、学问的人；云当释为说。”我认为这一说法欠妥。

在古医书的序文中常常提到“子云”。如《本草纲目·原序》：“兹集（指《本草纲目》）也，藏之深山石室无当，盍镌之，以共天下后世味《太玄》如子云者”。《温病条辨·叙》：“大道不孤，是书（指《温病条辨》）一出，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，且将有阐明其意，裨补其疏，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寿者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子云”无疑指的是杨雄。杨雄，字子云，是西汉的著名学者。按古代的习俗，对某人表示尊敬时，称其字而不称其名。

古医书的序文中之所以经常提到“杨子云”，不仅在于杨子云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，更重要的是这些医家和杨子云的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，他们是把杨子云当作了一个“知音”来对待的。杨子云在哲学上的代表作是《太玄经》，据说此书写成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当时的学者刘歆曾对杨子云说：“空自苦！今学者有禄利，然尚不能明《易》，又如《玄》何？吾恐后人覆瓿也”（《汉书·杨雄传》）。意思是说：杨雄写《太玄经》只是白白辛苦罢了，当今的学者只是追求利禄，对《周易》这样的经典著作尚且不能明白，更何况是对《太玄经》呢？我担心后人会用它来盖酱坛子。唐代韩愈曾道：“昔杨子云著《太玄》，人皆笑之。子云之言曰：‘世不我知，无害也。世复有杨子云，必好之也’”（《与冯宿论文书》）。

李时珍、吴鞠通、张景岳等人也都有着与此相似的经历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经历三十年的苦功写成后，却不被世人所识，无法出版，只好找到王世贞，“愿乞一言，以托不朽”（《本草纲目·原序》）。吴鞠通苦研温病，写成了温病学名著《温病条辨》，却“惧世之未信之也，藏诸笥者久之”，直到后来在友人的鼓励下，抱着“知我罪我，一任当世”的想法（《温病条辨·叙》）才付之刊印。而《类经》的作者张景岳也在《序》中说到：此书一出，“知必有闾余之谬而随议其后者”。所以杨子云在中医典籍中出现，只是作为一个“知音”的代名词罢了，实际上指的是能正确看待别人著作的医家。

即予饮食热粥，帮助诸药温中作用的发挥。而桂枝汤用粥法是“服（桂枝汤）一升。服已须臾，啜热稀粥一升余，以助药力”（12条）。至于三物小白散，则是进白散方后，“病在膈上必吐，在膈下必利。不利，进热粥一杯，利过不止，进冷粥一杯”（141条）。其进热粥，以驱其水寒，故以粥助峻药作用的发挥；其进冷粥，是利用“寒者收之”的作用而达到止泻的目的，以解除峻药的副作用。服十枣汤，“得快下利后，糜粥自养”（152条），这是逐水峻剂后，用糜粥补养正气。

《伤寒论》在用粥时间上是十分严格而科学的，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。根据以上分析，后用粥法中，理中丸用粥时间最早，桂枝汤次之，三物小白散又次，十枣汤用粥时间最晚。

冷粥与热粥，其用热粥者，如在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、竹叶石膏汤中，直接起养胃和中作用；在理中丸、桂枝汤、三物小白散中，则为帮助主要药物作用的发挥。其用冷粥者，如在三物小白散中起到制止下利太过的副作用。《伤寒论》在三物小白散一方（141条）中列举出热粥、冷粥两种用法，可为用粥冷热方法之楷模。

二、粥的作用

养胃和中，《伤寒论》中用粥直接起治疗作用的有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、竹叶石膏汤三方。诚如柯韵伯所述：“能土中泻火，……寒剂得之缓其寒，苦剂得之平其苦，……庶大寒大苦之品，无损脾胃之虑也。”粥主要起养胃和中的作用。

用助药力：在服药后用粥大都是为帮助药力的发挥。如12条：“（桂枝汤）服已须臾，啜热稀粥一升余，以助药力。”即说明服桂枝汤48分钟后，进食热粥一升，以助药力，使谷气得充，培养汗源，则病微汗而解。对此，王旭高说得很透彻：“桂枝本不能发汗，故须助以热粥，充胃气以达于肺，肺主皮毛，汗所从出，是渍形为汗也。”理中丸服后食热粥，也是助药力，以温养中脏之气。而服三物小白散后，如药力不够，则“进热粥一杯”，因为这种寒实凝聚之结胸，非药热不足以驱其水寒。因热粥可以助药力也。

解副作用：用粥解除药物副作用的有三物小白散一方。141条：“（服白散方后），利过不止，进冷粥一杯。”对于用三物小白散治寒实结胸，主药巴豆为峻药力猛，如“利太过”则成副作用。“巴豆得热则行，得寒则止”（王旭高语），这时，用冷粥即可止利。

补养正气：用逐水峻剂十枣汤后，正气必然受损，故《伤寒论》在进十枣汤后，用“糜粥自养”（152条），盖取糜粥易化而能补之意，以使正气得以恢复。

辽宁中医学院 李书田

连翘连翘不应相混

高等医药院校五版《中药学》教材(上海科技出版社,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)称连翘“别名连翘”(第50页),这是欠妥的。将连翘与连翘相混,古今皆有。如仲景治伤寒瘀热在里发黄,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,方中连翘,《千金翼方》作连翘;近代不少中药学、方剂学也将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径改为麻黄连翘赤小豆汤。连翘究竟为何药?仲景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一方中注明,“(连翘),连翘根是。”《本草纲目》:“连翘,根名连翘。”《中药大辞典》:“连翘根,别名连翘。”连翘即连翘根,诸书言之凿凿。连翘味苦,性微寒,有清热解毒、消痈散结之功,为治温病初起、外感风热、痈肿疮毒及癰疽疔核的常用药;连翘味苦,性寒,其性主降,专下热气,治伤寒瘀热在里发黄。二药功效、主治有别。连翘一药,较少见用。《本经逢原》:“仲景治瘀热在里发黄,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。如无根以实代之。”近代药理方面也发现连翘有保肝、利胆作用,故应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湿热黄疸,似可用连翘代连翘。但连翘与连翘并非一物,不应相混。

福建省漳州卫生学校 郭文科

关于《医古文》的几处诠释刍言

《医古文》(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4年6月第1版)的文选部分,有些诠释缺乏准确性,兹将几处浅显部分刍言如下。

1. 雉(37页)。雉,读若筹,又写作鷃,是仇的异体字。其义《医古文》诠释作“出售”。该句按诠释意译即:长安医生得到宋清的药来辅助他们的处方(或医技),就很容易出售,都赞誉宋清”。细品之,终莫晓云何之出售。是长安医工?或长安医工之方?抑或宋清所居之善药?如是出售之说,虽稽之有据,但与文义不通。雉,《康熙字典》谓之曰:“应验也”,可引申为“获效”。再则,医药自古不分家,良医遇善药,医方尤良;善药遇良医,药效益善。诚可谓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长安医工能够得到宋清的善药辅助他们的处方,就很容易获效,医家病家皆大欢喜,故曰咸誉清。如此顺乎文义,合乎情理。

2. 致(129页)。《康熙字典》云:“致犹深审也”。将致诠释为“深审”,方可与本、量、假、因、辨形成并列,构成对偶,大张文章风格。如是解为:经方这东西,要研究草石的寒温,测度疾病的浅深,凭借药味的作用,参合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情况,分辨各种药物的性

味,详审寒热之剂,用来通闭解结,恢复健康。一旦致本,量、假、因、辨、致乖爽,或轻病以重,重病以亡。故文章紧接着说:“乃其失宜者,以热益热,以寒增寒,精气内伤,不见于外,是所独失也。故谚曰:‘有病不治,常得中医’”。前后衔接,义理贯通。然《医古文》却释为“得到”,乍一看来,似无可不可,深究则固不可。由此可见,是深审还是得到,意义迥然,相隔悬殊。

3. 动(141页)。《医古文》作“常常”。若按此说,则难以理解“……技艺娴熟。因此常常就(或于是)有成效,象鬼神暗中赞助一般。”尤其这“常常就有成效”,佞屈龌牙,更何况“则”与“动(指常常)”搭配不当,三者赞助又无有对象。《康熙字典》谓动“作也”,《简明古汉语词典》(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年3月第1版)云:“操作”,文中喻指“治病”。以是贯中,涣然冰释。一顺理义。……技艺娴熟。因此治病就有成效,如同鬼神暗中赞助;二合文法。“则”主要用作连词,在此文中表顺承关系,可译作“就”、“那么”等等。它常常处在两个动词(或活用作动词者)之间,或两个主谓句之间表示两种动作的连续发生。如“逆之则灾害生,从之则苛疾不起”(《素问·三则)与“日往则月来,月往则日来”(《周易·三则)皆可为例。把副词“常常”与连词“则”粘连使用,殆鲜为人知;三幽赞面向动作,使助有所为。

4. 期(143页)。《医古文》以“望”解,则盼望、希望之谓。这样,岂不成了君臣没有天亡的希望,夷夏有长寿的希望吗?望文生义,啼笑皆非。期,《康熙字典》言“时也”,《简明古汉语词典》曰:“时日”,犹喻“日期”。说君臣无天亡的日期,夷夏有延龄的希望,不仅考之有据,更重言之有理。

湖北省孝感地区卫生学校 李和平

越鞠丸方名何释?

糊涂学医数十年,不知越鞠丸方名之义。1957年秋读《常用方剂手册》,见越鞠丸方义项下有“越鞠者,发越鞠郁也”之释,未置可否。

后三十年,至1987年秋,一日读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芎藭条释名项,时珍曰:“丹溪朱氏治六郁越鞠丸中用越桃、鞠穷,故以命名。”读书至此,不禁拍案叫绝,此释恰当之至。时珍聪明盖世,颖悟过人,一语道破天机。

考越桃,为梔子之别名,源出《别录》。鞠穷,即山鞠穷,为川芎之别名,源出《左传》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板桥街34号 孙启明